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宦海升沉錄 第二十二回 請訓政鐵良惑宮禁 遭讒言袁氏遁山林

話說因那時清帝病故，朝廷恐諸貴族為變，思召一重臣入衛。因當時慶王亦不在京，實國慶王掌執大權已久，恐他於嗣位問題有所梗議，故學從前遣發恭王的手段，借查勘萬年吉地之名，先令慶王領差出京。那時軍機中人，除了慶王之外，就算袁世凱是有權有勢的，故就令袁世凱入宮護衛，並商議大事。不想清太后正籌思嗣位問題，又在病中，勢方劇烈，到次日，清太后又一病身故。

還虧清太后早傳下遺詔，以醇王的長子溥儀入繼大位。那醇王本是光緒的胞弟，故溥儀就是光緒的嫡姪子，論理本該擇立。但這會擇立的法子，於光緒帝名下，只是兼祧，於同治帝的名下，方為承嗣；若就承嗣同治帝說起來，又不止溥儀一人方為合式。故清太后傳下遺詔時，實大費躊躇。只一面令袁世凱入宮，又一面與醇王商酌，立定了主意，以溥儀入嗣。

及到次日清太后歿時，京中謠言更多，因帝後俱亡，相隔只是一天，有此湊巧，自然令人疑惑。有說光緒帝死於非命的，又有說先太后實死於非命的，更有說光緒帝已死了數天，不過到那時方行開喪的。你一言，我一語，京中內外，倒是一般說法。惟有一點奇處，因各國駐京公使電報各本國，又稱清太后死之在前，光緒死之在後，與前說大為相反。更有湊巧的，當時拿了幾個太監，論旨道他是干涉朝政，因此更有人傳道，先太后那日在南海小御輪中，夜裡被一個太監，不知何故，用槍擊中了左腿，傷重致斃的，故把那夜值差的太監，盡行拿了治罪，所稱因太監干涉朝政，只是一種托詞，這等語。諸說紛紛，莫衷一是。但就外國人所傳的說起來，是太后先死，還是近理，然究不過是忖測之言，也沒什麼憑據，倒不必細表。

且說當時醇王，正在軍機行走，因宮廷遭此大變，自然在宮內商妥，立了自己兒子登位，然後把哀詔來宣佈。在醇王本與袁世凱有點意見，因前年議創內閣的事，曾用槍擊袁世凱，此事本來刻未忘心，今偏召袁世凱護衛，只是太后的主意，自己自不好阻他。還幸袁世凱亦是扶助擇立溥儀的，因此把前時意見，本已消化了。

不想那時鐵良正在做陸軍部尚書，覬覦政權，已非一日。

惟心中最恨袁世凱一人，年前因為爭掌兵權，已多次衝突，今只望光緒歿後，袁世凱或失了權勢，自己才好謀入軍機。不提防嗣位大事，有許多宗室大臣也不召進宮中商議，偏召袁世凱一人，心中就不舒服。又怕新皇登位，念他援立之功，更加重用，可不是他的權勢更要大起來？便召集自己心腹的幾人，如學部尚書榮慶及學部侍郎寶熙，與及陸軍部參議良弼，會議對待之策。

那時良弼以鐵良得掌兵權，實出自他的手段弄來，今因不遷其官，已含恨鐵良不已，惟外面仍與鐵良周旋，故鐵良全不覺得。當下會議對待袁世凱，寶熙道：「今袁某人宮護衛，且與聞嗣位大事，顯有援立之功，料不能說他不好。今諭旨已將太后追封的（為）大行太皇太后，而光緒後又已封為皇太后。

自咸豐以後，向由太后垂簾聽政，今改以醇王做監國攝政，料非新太后所喜歡。今不如密進宮中，恭請新太后垂簾。如此議能行，可料醇王失了權勢，那時新太后必感我們扶他聽政，自然用我們掌執政權，便可在新太后跟前，說先太后奪先帝政權之故，係袁世凱當戊戌一案，從中播弄。這樣，不怕新太后不治袁世凱之罪，是一舉而兩得也。」榮慶道：「此計大妙，即是一矢貫雙雕。一來我們可以同進軍機，二來又泄袁世凱之恨。

若是不然，不特我們沒有掌執政權之日，且將來援立功大，袁世凱將越加重用，即越有權勢，實是我們眼中釘刺而已。」鐵良道：「豪傑之士，所見略同，我亦以此策為最妙。但何以進言於新太后之前，且言了又安能得他必允？實屬有點難處。」

寶熙道：「有何難哉！今停靈在內宮，足下為親貴大臣，明日可入宮致祭，就向新太后說有要事密奏，新太后自然要設法密召足下入宮，自可以暢言。且若以醇王攝政，便權在醇王，若由太后垂簾，即權在太后，亦沒有不從的道理。」鐵良聽罷大喜。座中惟良弼不發一言。

到了次日，鐵良即獨進宮祭靈，覲醇王及袁世凱不在左右，即向新太后面稱：「有要事要密奏。」那時新太后聽得，正不知有何要事，只道宗室近支，有謀爭大位的事，便令太監引鐵良轉至別宮面奏。鐵良見了新太后，請過安後，新太后道：「外間有何要事，可面奏將來，也不必徇隱。」鐵良奏道：「先帝不幸賓天，臣等正不勝哀悼。但念先帝非不雄材大略，只以權不由己，遂致政不能發施。今皇太后不宜復蹈故轍，宜自主掌大權，以竟先帝之志。惟先太后遺詔，以醇王監國，似非不佳。但醇王年輕性躁，究不如太后之睿智聰明。故臣等多人意見相同，欲請皇太后垂簾訓政。昨夜與學部堂官榮慶、寶熙等相商，皆以此策為最要，迫臣入宮面奏。如蒙皇太后俞允，臣等必竭忠相輔，以圖自強。」

新太后聽了，意亦稍動，但以遺詔既以醇王監國，若自己一旦垂簾，便與遺詔相背，固懼諸臣不服，且恐醇王不肯相讓，那時宗室親貴，必以自己與遺詔爭權，亦斷不助己。此事看來怕不易行。故此心中躊躇不決，便向鐵良面諭道：「卿言亦有理，但遺詔已定，不易更改。此事容我細想之，倘若可行，必從汝請。今宮中耳目較多，不便多說，汝宜早退。」

鐵良此時已不敢再留，惟頻（瀕）行時，仍再奏道：「太后宜自打算，勿遲疑誤事。倘太后允行，料諸臣必不敢抗。若有面諭之件，請隨時召臣進宮，俾得面聽聖訓。」說了即行辭出。即把面奏情形，對榮慶等說知，以為新太后盡有些意思，當可允准，正喜不自勝。惟當時新太后細想：「此事行之不易，恐勉強要做，反鬧出亂事來。」因此不敢，就把鐵良所奏的話，已按下了，再不提起。

那時，鐵良一天望一天，終不見太后再召自己進宮議事。

再過三兩日，仍無消息。料知此次願望一定落空，心中反不免彷徨起來：因恐此議一泄，以太后垂簾，必奪了醇王權勢，若被醇王知道是自己請諸新太后的，必怒責自己，那時欲謀陷袁世凱，反為袁世凱所乘，自己反弄個不了，如何是好？即急與榮慶、寶熙等計議。連榮慶、寶熙二人亦驚慌起來，轉問良弼有何解救之法，良弼道：「此策不是我主張的，我那裡覓得解救的法子來，不要問我罷。」鐵良道：「彼此都是同心的人，你為何說此話？」良弼聽了，惟低頭不語。

此時鐵良亦不暇多責良弼，只要與榮慶、寶熙商議計策。

寶熙道：「我們所仇恨的只是袁世凱一人，因他並不是我們親貴的，競把大權落在他手上，是以不服。若我們失敗，便是袁世凱更為得勢，我們斷不甘心。今不如反言袁世凱密請新太后垂簾，以奪醇王攝政。在醇王跟前說這些話，那時醇王必怒，怒則罪袁世凱必矣。足下以為然否？」鐵良道：「只怕醇王不信。」榮慶道：「年前因議建內閣的事，醇王曾欲擊袁世凱，是袁世凱為醇王仇嫉久矣。由此進言，不患醇王不聽。且自兩宮歿後，袁世凱日在宮中，謂他進言於新太后之前，亦近情理。此策盡可行之。」時鐵良聽到這衛，亦以為然。

那日鐵良見了攝政王，便奏道：「那一天袁世凱在宮，曾與新太后密談，監國殿下究知其事否？」攝政王道：「予一概不知。那袁世凱是說什麼事，要向太后密奏。你有聽得沒有？」

鐵良道：「此話臣實不敢多言，臣以為殿下在宮中早已知得，故以言及。」攝政王道：「連日我一頭要理兩宮大喪，一頭又打點新皇即位，宮內瑣事也沒有閒心查究。你若有所聞，不妨直說。」鐵良故作半吞半吐，隨道：「聞袁世凱密奏新太后，以新皇得嗣大統，本非先太后主意，不過殿下劫先太后留此遺詔，以圖子為天子，已執大權而已。且謂殿下在太后跟前，說稱新皇實繼承同治皇帝，於大行皇帝不過兼祧，就謂新太后不宜過問國政等語。故新太后當時大怒，袁世凱就力請新太后垂簾，像先太后故事，自行訓政。並言與慶王爺商妥，必竭忠相輔，以佐新太后，務達垂簾的目的。後來新太后，不知因什麼事，不允准行，臣卻未曉。今只直陳於殿下之前，望殿下總要秘密查察方好。」

那攝政王本是個少年氣盛之人，世事閱歷還少，故聽得鐵良之語，正如怒火交飛，衝冠而出，徐道：「你從那裡聽得來？」鐵良聽了此問，幾乎對答不出，乃故作難言之狀。攝政王復催他直說。鐵良道：「宮內太監多有聽得的，且袁世凱在臣跟前，亦說過以新太后訓政為宜。臣料此事是不假的。」攝政王至此更怒不可遏，即道：「新皇人嗣大統及我得任監國，當時袁世凱亦在場贊成，他如何一旦說這些話？」鐵良道：「他性情最狡，定然一面巴結殿下，一面又欲巴結新太后，以圖攬權固寵。因殿下嚴明，他不易作弄，實則欲得新太后垂簾，以圖自便久矣。殿下總宜留意。」

攝政王道：「袁世凱那廝，因從前議建內閣，我曾反對他，幾至用武。想他仇恨在心，放要謀算我，亦未可定。但他既如此可惡，你道怎樣對付他才好？」鐵良道：「此等人多一天在朝，即多一天為患，自應早一天設法。殿下試想，他並不是我們親貴中人，那裡有真心來待我們呢？故此人斷留不得。至於如何懲治，殿下自有權衡，臣不敢擅擬。」攝政王道：「現在國恤期內，不便治他的罪。待過三月後，再作區處。」時鐵良心中正懼自己所謀洩漏，恨不得早一天譴發袁世凱，方自安心，故不時在攝政王跟前進言，都是不利於袁世凱的。

在袁世凱亦知鐵良不利於己，但他暗請太后垂簾之事，推在自己身上，實在不知。且以新主既已登位，又不知攝政王待自己的意見何如，故先具了一折，自稱足疾，即請辭退。因袁世凱自念：「自己所恃的只是慶王，今慶王的權力，已不像從前，自己實木可急流勇退。若一旦被監國開了疑忌之心，實在不了。」故先遞這一折，志在探攝政王的意見。不想此折一上，攝政王並不曾商諸軍機，立即發旨，准其開缺回籍。

那旨先到軍機裡頭，軍機中人無不大驚，交相替袁世凱向攝政王說情。那攝政王卻向諸軍機道：「你們倒不必替他說話。

我准他開缺，已便宜他的了。」諸軍機又不知鐵良構陷之事，只疑攝政王所說，不知袁世凱有什麼罪名，更不敢置喙。袁世凱得了這點消息，亦只疑攝政王因前者爭建內閣，懷了意見。

想：「他如此量小，自己在朝，亦是不便。」即立刻出京，從前知己都不往拜辭。只往慶王處一談，相與太息一會而別，即搭車回河南項城本籍。可歎一世喧赫，如此下場。